

CHENY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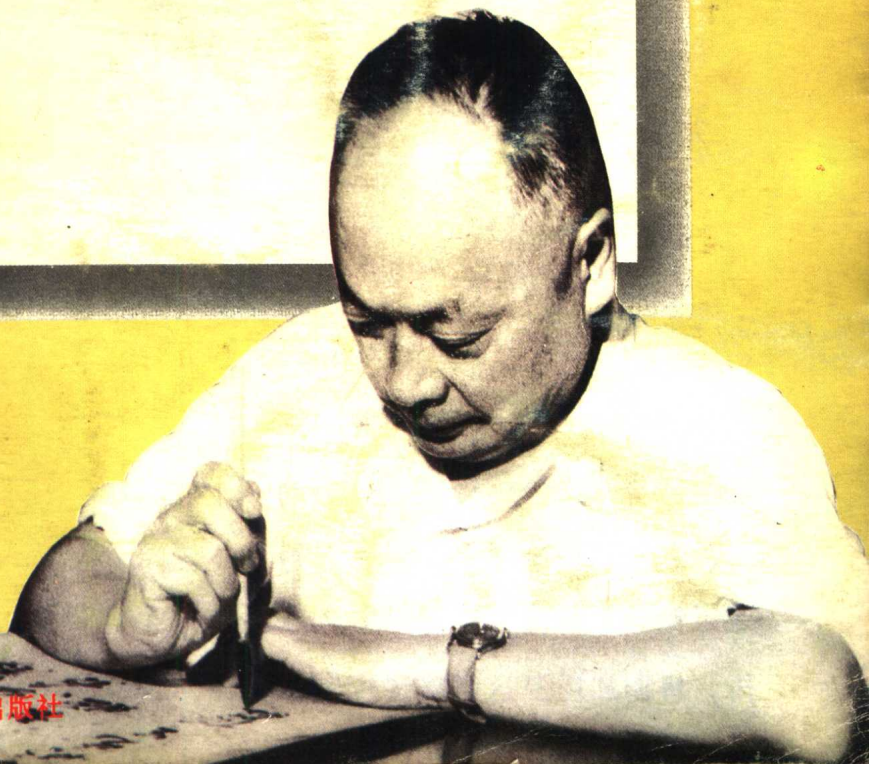
陈毅的艺术世界丛书

CHENYIDEYISHUSHI JIE CONGSHU

4

陈毅的 诗词艺术

★ 张从军



山东大学出版社

陈毅的诗词艺术

张从军 编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4·济南

鲁新登字 09 号

责任编辑:秦鸣

封面设计:牛钧

版式设计:赵岩

陈毅的诗词艺术

张从军 编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6.5 印张 160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607-1409-9

I·97 定价:4.20 元

《陈毅的艺术世界》丛书

主 编 杨学锋

副主编 王景科 卢得志

张从军 徐晓曼 莫 文

编 委 王景科 卢得志 江 南

李西宁 杨学锋 周广珍

张从军 徐晓曼 莫 文

前 言

陈毅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在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中，他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把历史挑在了双肩，把自己熔入了历史，在人生的乐章中打上了时代的强音符，是我们民族引以为荣的一代风流人物。

从“八一”南昌起义到渡江战役、解放大上海，陈毅同志伴随着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成为人民的优秀军事家、共和国的一代元戎。苏区的艰辛、赣南三年的困苦、江南抗日游击战争的节节推进，更有那黄桥决战的硝烟、孟良崮的刀光、淮海大地的隆隆炮声、进军大上海的胜利喜悦，陈毅同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

从留法勤工俭学到共和国的副总理兼外长，从生死疆场到国际外交舞台。日内瓦的风云变幻、万隆会议的谈笑风生、记者招待会的妙语连珠，熔铸着我们的元帅外交家出神入化的外交工作艺术。

从洋洋洒洒的演讲到画龙点睛的只言片语，从党的代表大会到战斗间隙的促膝相对，从谈判桌上到农民田间、工厂车间，陈毅所到之处，无不以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高超的语言艺术温暖了同志、赢得了朋友，也征服了敌对者。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到申请加入作协的副总理，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陈毅同志以自己的心、自己的志，饱蘸中国革命之墨，写下了一首又一首的堪称诗史的传世之作。朴实的诗风、不懈的探索，我们的元帅诗人不断升华着自己的诗词

艺术境界。

从亲情、友情、同志情、革命情，到生活中的一一点一滴；从鏖战的疆场到黑白两分的棋盘，从迢迢延安路到文化大革命中的铮铮正气，陈毅那坦荡的襟怀、率真的性情，还有那笑傲江山的气慨、挥洒自如的风度，为后人留下了人生艺术的不朽篇章。

为缅怀这位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的伟人，为学习他留给我们的幅又一幅的艺术篇章，受山东大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们组织编撰了这套丛书，不当之处，谨请各位专家与读者教正。

编 者

1993 年 12 月

目 录

一、元帅的初衷	(1)
工业救国之路的破灭	(1)
旧诗与新诗的诱惑	(4)
申请加入作协的副总理	(8)
二、关山渡若飞	(11)
三、恶风暴雨住无家	(17)
四、游击赣南	(22)
艰难岁月的忠实记录	(22)
山中自寿	(30)
五、绝境中的绝唱	(36)
绝境	(37)
绝唱	(39)
六、凄清的兴国旅舍	(46)
两位兴国妹子	(47)
一次战场独吊	(50)
七、柳岸花明到江南	(54)
陈毅出山	(54)
柳岸花明	(57)
弯弓射日	(62)
八、江淮河汉今谁属	(67)
停驂问政	(67)
红旗十月满天飞	(73)
大将年年建大功	(75)
九、戎行不忘艺文事	(80)

“文化村”与“湖海艺文社”	(81)
江淮唱晚	(85)
陈毅与诗	(88)
陈毅的诗友	(95)
十、心事浩茫	(106)
敌后荆榛	(107)
华中留别	(113)
西行诗话	(121)
延安赋闲	(129)
亦喜亦悲	(141)
十一、鲁南歌大风	(147)
受命山东	(147)
大风起兮云飞扬	(153)
十二、辉煌的篇章	(156)
泰东猎虎	(156)
孟良崮上鬼神号	(159)
最后的决战	(164)
十三、青山夕照	(171)
写不完的诗	(171)
感情的波澜	(177)
十四、陈毅诗词的艺术特色	(184)

一、元帅的初衷

可怜的孩子！
你被谁人欺负？
你要下过复仇的决心，
莫让你的仇人死去！
要仇人死在你的手里，
这样的努力，
才算可取！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读着这首发表在二十年代初期的现代诗，恐怕很难把诗作者与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联系起来，很难相信这首诗会出自于新中国的一位开国元勋之手。

这是陈毅早年的作品，是陈毅就读北京中法大学时的习作。

当风起云涌的世界大潮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中国推向近代、现代社会之际，一大批不甘沉沦的文人志士纷纷拍案而起，以各种各样的实践和追求方式，探寻着救国救民的道路和途径。向西方学习，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来改造腐朽的旧中国，是二十年代初一切有识之士和热血青年们的共同愿望。处此变革时代的陈毅亦不例外。

工业救国之路的破灭

五四运动以前，陈毅的抱负和志向是“科学救国”、“工业救

国”。这既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相吻合，又与其个人家庭的命运、前途有着密切的关系。

陈毅在自述中曾说自己出生于小地主家庭，但实际上到陈毅呱呱落地的时候，陈家的状况充其量不过是上中农的水平。陈毅的父辈兄弟5人，共有40亩地，平时田里的主要劳动是由陈毅的两位叔叔和一位雇工负担的，而一到农忙时节，陈家则不分男女老幼，统统都要下地忙碌。但即使这样的生活，也没有维持多久，陈家就在一桩田租纠纷的官司中败诉而破产。陈毅的祖、父辈们朝夕向往的“诗书传家”、“四世同堂”的美梦，不得不随着入不敷出、日见窘迫的家境而破灭。当时，走“科举”考试博取功名利禄的道路已经被清廷堵死，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传统理想和观念也因之成为泡影。陈家要重振家声，只有另辟蹊径，去学“声光化电”，搞工矿实业。于是，从《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的氛围中，陈毅与其胞兄堂兄们走了出来，揖别了私塾，跨进了新式学堂。

陈毅兄弟们进新学堂的最直接原因，是家庭经济的日趋困难。分家后，陈毅一家全靠陈毅父亲在重庆盐务局当抄写员的6元月薪维持生计，陈毅兄弟们要读书上学，只能进那些少缴或者免缴学费的新学堂。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结合起来，使少年陈毅最先走上了“工业救国”的道路。

1917年底，吴玉章在成都创办了一所可以免费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已经因无法缴纳学费而中途辍学的陈氏兄弟双双考取了这所学校。经过一年的学习，陈毅兄弟俩又奋力考取了为数不多的官费留学资格。当学校把兄弟一起考中的喜讯用红纸报送到陈家，陈毅兄弟每人捧着400块大洋出现在家人面前时，辛勤劳作的陈毅母亲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在全省30名官费生中，陈家兄弟俩分别考取得是第十三和第十四名。虽然这还不是金殿题名，但对备受艰辛生活折磨的陈毅一家来讲，毕竟是一件非常体面和

非常光彩的大喜事，特别是当数十名莘莘学子一色乘坐滑杆，从成都东门外隆重启程的时候，陈氏兄弟终于没有辜负父辈们的殷切期望，在工业救国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十八岁的陈毅，也许不会想到，三十六年之后，新生的共和国选择了他来主管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

正当陈毅满怀信心地在域外克服种种困难，沿着学工的道路奋力前进的时候，一桩偶然的事件打破了他的第一理想，使陈毅不得不放弃好不容易争得的官费留学生活，走上了政治斗争的前列。

1921年夏，北洋政府派专使到法国借款购买军火，条件是以滇渝和两粤铁路建筑的优先权和全国50年的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周恩来、陈毅等留法学生闻讯后怒不可遏，立即串联旅法各华侨社团、“工业世界社”和留法学生，在巴黎等地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拒款运动”，坚决反对和抵制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外交行为。

拒款斗争激怒了中法两国政府，恼羞成怒的中国驻法公使馆，从9月15日起，公开停发勤工俭学学生们的生活维持费，并且拒绝留法学生进入专为勤工俭学学生开办的里昂中法大学学习。被逼到绝境的留法学生们在陈毅等人的领导下，“不得不铤而走险”，组织成100余人的“先发队”，强行开赴里昂，占据了校园。但是，这一正当的行为，终于为中法当局报复学生制造了口实，“先发队”全体成员除极个别跳墙逃走外，统统被关进了里昂市郊一个废旧的军营。之后，又被强行押送上“波儿特加”号邮船，遣返回国。从此，陈毅“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理想被彻底打破，人生的旅程刚刚起步便夭折在摇篮之中。

于是，陈毅又向着新的目标奋进。

旧诗与新诗的诱惑

做一名文学家、诗人，用自己的笔来唤醒人民群众的觉悟，进而反抗黑暗腐朽的社会，独立自主地为祖国为人民伸张正义，做出贡献，这是陈毅很早就立下的宏图壮志。同时，依靠自己的文才来谋生，用诗词歌赋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是陈毅最舒心悦意的向往。历史上那些斗酒百篇、慷慨横槊、赋诗填词、怡然自得的文人佳话，早已如润物春雨，潜移默化在他的血液之中。

陈毅三岁时读的《三字经》，实际上就是一部最通俗的三言长诗。陈毅的父亲在其同辈兄弟中也是读书最多的一个，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懂得一些。这对幼年启蒙时期的陈毅，自然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为陈毅后来酷爱诗文和琴棋书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陈毅上学以后，又遇到了两位国学造诣较高的良师。一是陈玉棠，一是冯湛恩。十岁的时候，陈毅回到外婆家寄读，上了青海寺学堂，执教的陈玉棠老师能作旧体诗，陈毅的格律诗词基础由此入门，师生之间曾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陈毅后来专门赋诗纪念这位老师：

青海设帐启幼蒙，
博文约韵坐春风。
出国归来先生逝，
只忆音容难寻踪。

1913年初，陈毅兄弟又随母亲回到成都，考取华阳县德胜乡高等小学。校长冯湛恩是成都有名的古文家，对陈毅的影响颇大。这段时间里，他通读了《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千家诗》、《唐诗集解》以及《西游记》、《封神榜》等书籍，奠定了传统文化基础。因为该校规定考试前三名者可以免费，陈毅兄弟读书格外刻苦，因而在各自的班里每学期都考取了前三名，而陈毅的作文

课成绩更是名列前茅。

后来，陈毅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我那时实在的兴趣是集中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而我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和我在成都遇见的几个精通中国文学的教师，以及成都周围富于文学艺术事迹的自然环境，又把我推上倾心于文学的道路。”

此后，虽然按照陈毅父辈们的意愿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困难，陈毅又考进成都甲种工业学校，开始学习染织专业，但读古书，写旧诗，依然是陈毅课余最热衷的雅兴，并常常把自己所写的五七言律诗或古诗给同学们看。据他的同学金满城回忆：当时“他所佩服的诗人是二黄，一个是江西派的黄山谷，一个是清末的黄仲则。但这两位仁兄的诗如何好，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因此他在这方面很有些生气，又劝我读他的亲戚（按：应为同乡）谢无量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诗学入门，结果我读了一阵也没有入门，而陈毅的旧诗倒一天一天地更叫知音者佩服了。”

陈毅酷爱传统文化，还因为当时距满清政府的覆亡时间不长，一些固有的如以文取胜，做头名状元的文化观念，远远未能随着清王朝的寿终而消失。所以，当他被驱逐回国，自觉不自觉地卷进政治斗争漩涡的时候，他也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从小就深深埋下的做文人的心愿而去做职业的革命者。他要凭借自己胸中的笔墨，凭自己的才思，去做一名自由自在的文人作家。

陈毅不愿立刻投身革命队伍的另一原因是和他一起被遣返归国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们的衣食住行还要他去操持。陈毅是很有责任感的人，他要为他的同学们负责。陈毅在上海四处奔波之后，又回到四川去多方游说。直到最后，处处碰壁，毫无结果，他才终于不得不心灰意懒，形单影只地回到他的故乡四川乐至县陈家老屋。

与三年前出国时的轰轰烈烈截然不同，陈毅的返乡既没有“鼓吹开道”，也没有功名成就的勋业相伴。他是一个被押解回国，

连个职业也没有的游民。

故乡给游子的见面礼更是惨不忍睹，陈毅的二伯已经冻饿而死，曾经是小康之家的陈家已彻底败落，在成都无法谋生的陈毅一家终于不得不再次回到故里，然而故里迎接陈家的是一座破旧的祠堂和赤贫的生活。

陈毅的归来，不但没有给父母亲带来无尚的光荣和自豪，功不成名不就身无分文的境遇，反而为陈家更增添了不少的愁绪。陈毅的被押送回国，在不明真相的乡民中间，不但没得到多少同情，反而连陈毅一家也因此而蒙上一层耻辱的阴影。

愤慨的陈毅，在几番寻职不成的情况下，在故乡度过了一个极其凄苦伤感的春节。饥寒交迫的生活和世俗的冷眼反而使陈毅更加坚强，心中的希望之火终于慢慢燃起，暂时的困难和曲折并没有使陈毅因此而灰心丧气，一蹶不振。陈毅在听母亲讲述了家庭近年来遇到的艰难苦处，联想途中所见，心潮难抑。入夜，陈毅辗转反侧，不能入寐，索性披衣起坐，写下了一首随感绝句：

年年难过啼饥寒，
处处环境亦皆然；
待到一朝风雷震，
谁说苦尽不生甜？

年关到来的时候，陈毅毅然为全家栖身的陈家祠堂题写了一副别具一格的对联：

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
事不成事不成事事不成事事成。

横批是：

春待来年。

这一副全部由最通俗的白话缀联而成，如同口语、朴实无华而又对仗工整的春联，把陈毅当时的心境、家境以及社会形势活脱脱地勾划了出来，抒发了陈毅在困境中不肯低头屈服的壮志豪

情，也显示了 20 岁的陈毅横溢的才华和不凡的抱负。此联一出，乡民们无不刮目相看。

陈毅的回乡，既是他人人生旅途中的重要插曲，也是他破釜沉舟走向更广阔社会战场的强大动力和起跑线，同时，也为他以后从事文学创作和戎马生涯作了十分必要的铺垫。

带着对来春的向往，带着父母沉重的期冀，陈毅大步流星地走出了陈家祠堂，义无反顾地向着自己认定的奋斗目标疾进。

为了谋生，为了争得社会的认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陈毅在终于得以拿起笔杆子之后，立即以其敏捷的才思和犀利的文笔引起了社会的注意，以 22 岁的年龄应聘担任起重庆《新蜀报》的主笔，在文学和社会的海洋里尽情地搏浪遨游。

1923 年 10 月，陈毅踩着五四运动的余韵，来到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就读于中法大学。这是陈毅全身心地投入文学生涯的黄金时代。

读书期间，陈毅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并十分荣幸地加入了茅盾、王统照等组织的文学研究会，与五四时期一些著名的作家们发生了联系。

陈毅的文学创作同时也改善了他自己和朋友们的生活状况，以至于他们凭投稿的收入能够租赁一栋漂亮雅致的别墅。志得意满的陈毅还和几位同学好友组织了一个文学小团体“西山文社”，准备在文学的道路上大展宏图，大干一场。

“西山文社”成立不久，晨报副刊约请陈毅等人为晨报编一文学周刊，但因稿酬与陈毅当时生活支出相差太远，无法接受，好事没有做成，文社的成员们也各奔东西。这一偶然的小事件，使陈毅终于无法把文学作为一生奋斗的最终目标。陈毅走文学道路的设想，也因为政局的变化，因为已成为中共党员的政治觉醒而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

申请加入作协的副总理

1959年，已经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的陈毅，向中国作家协会递交了一份入会申请，并极其认真地按照入会要求填写了“中国作家协会入会申请表”，同时还附上一封信。

表格中有一栏要求申请人填写自己从事文学工作的简历。陈毅同志写道：

“一九一九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并研究法国文学。一九二二年返国搞政治活动并作新闻记者，开始写诗及小说，一九二四年以后作革命职业家直至现在，文艺活动作为业余工作时断时续，但未曾完全放弃，写诗的时候多些。

生平曾想当一个文学家，此志愿直到现在未能实现。”

关于写作计划栏目，他如实地写道：一是想利用业余时间写一些诗歌或者游记，二是想写一部自传（回忆录类型），来反映中国的大革命，但同时又颇有些无可奈何地说：“苦于抽不出时间来。”

他在给作协书记处的信中写道：“至于文艺写作，得便即大胆尝试，工拙不计。想做革命又写革命，此宏愿也，何日能达到几分，不敢预言，愿努力为之。”

在中国作协的历史上，这大概是破天荒的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别的作协会员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尽管陈毅在填写入会表职务一栏时，没有填写实际担当的职务，而是“国务院工作人员”，但他亲笔填写的这份入会表已经作为陈毅终生倾心文学事业的明证，永远地留存在中国作家们的心中。

陈毅对文学、对诗的酷爱和挚着，几乎贯穿了他生命的全部。即使他后来成为职业革命家，做了红四军的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

记、统帅千军万马的野战军司令员、党和国家领导人，仍念念不忘他的美好追求。

1962年，陈毅的名作《赣南游击词》和《诗四首》发表后，臧克家在《文艺报》上写了一篇读后感，文中写道：

“我们知道陈毅同志是革命前辈，同时也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他参加文艺活动和他参加革命工作差不多是同时的。上马杀敌，下马写诗，将军原来是诗人啊。”

陈毅读报后，当即给臧克家写了一封热情的信，对臧克家的评价以“甚惬我意”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满意之情。

陈毅倾向文学艺术，酷爱诗歌，还表现在他对新中国诗歌创作等文化艺术事业的全力支持和扶植上。三年自然困难时期，当他得知《诗刊》因经费紧张出不了道林纸本的情况后，当即指示从外交部调拨了一批道林纸给予支持。

1946年，他在出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时，曾对参加军调处工作的美军雷克上校讲过：“我的兴趣不在军事，更不在战争，我的兴趣在艺术，我愿做记者，我喜欢写小说。当我的书出版时，我将首先送一本给你。”

1949年10月，陈毅在参加完开国大典后暂留北京期间，就专门派人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送了一封信，请帮助查阅他在1925年前后用“曲秋”笔名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上的文章、小说等作品。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历史惯会捉弄人，你想要进这个房间，它偏偏要你进那一个房间。对于陈毅来说，无论是他的遗传基因，他的父祖辈们的最终期望，还是他个人的初始意愿，几乎从来也没有想到会投笔从戎、弃文主政，更想不到功勋卓著的元帅桂冠会历史地降落在他的头上。对于军事，他既没有毛泽东、朱德那么酷爱和执着，也没有刘伯承、林彪、彭德怀、粟裕等那么钟情和专注。他走上战场，走进军队的行列，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是